

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可以言齊矣又虛
 或者以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此又
 散而不齊之兆也唯造乎未始有物注
 酌無窮以大覺而知大夢參萬歲而一
 成純所以樂天下之物而齊之道也
 罔兩問景不知即異而同南華^{二十六}夢蝶孰
 究非同非異蓋極論物我生死覺夢之
 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化即
 大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
 可以知知識識由是悟萬物一形也萬
 形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
 通之孰為物孰為我夫是之謂大齊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武林道士褚君

建堂

內篇養生主第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
 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
 以養親可以盡年

郭象註生也有涯分有極也夫舉重獲輕
 力有所限好勝者雖絕背未足憚其顧此
 知之無涯也知之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
 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雖負
 萬鈞忽然不覺重之在身雖應萬務泯然
 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若以有限
 之生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因又
 為知以救之因養而傷真大殆也必須忘
 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
 為一故刑名速已而全理在身蓋能順中
 以為常則事事無不可養生非求過分全
 理盡年而已矣
 呂惠卿註生隨形而有盡知逐物而無窮

以生隨知則有殆而已已而繼之以知卒
 於殆而已矣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惡皆生於知
 其相去何若唯上不為仁義之操以近名
 下不為淫僻之行以近刑善惡兩遺而緣
 於不得已以為常是乃剗心去知而止乎
 不知之道也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何以加
 此

林疑獨註有形者陰陽不能續無形者歷
 數不能窮故以有涯之生隨無涯之知殆
 已夫真性裂而有善惡善惡立而有名刑
 為善不近於名斯天下之真善為惡不近
 於刑斯天下之真惡唯順性命之情而不
 損不加於萬物混同而無毀無譽則刑名
 之所不能及也天下所以有善名因不及
 者立所以有惡名因過之者生或輕生趨
 義以要一時之名或貪生逐利以陷中道
 之天皆所謂近名之善近刑之惡非順性
 命之情而去其已甚者也
 陳詳道註善養生者內我以為主外物以

為賓不以有涯隨無涯斯免危殆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違萬物所好身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緣督而應不得已而起以是為常而不為已甚則在我無忤於物在彼無害於我故可以保身而養親全生而盡年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則為善未嘗不近名為惡未嘗不近刑而莊子言此者蓋莊子所謂善非離道也志其券內而已所謂惡非犯義也特異於善而已老子謂南榮越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所謂惡者如此則所謂善者可知矣陳碧虛註壽夭者生之有涯博通者知之無涯天與則深不可識人為則勞而多弊故生理之主要在善養而乃貪名逐利不知休息重增其傷以益其生卒至於危殆而已夫自全之善理無近名謂守朴少變漢陰文人之徒是也自損之惡理無近刑謂沈溺嗜好公孫朝穆之徒是也無為善

無為惡由正以為常者聖人之中道可以保身全生養親盡年此所生之主也趙虛齋註人從少至壯從壯至老從老至死此生之有涯經緯萬事亘古今而常存此知之無涯人惟昧於真知而終身役役以為知危矣生有盡而知亦盡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處世間為善則有無窮之譽為惡則有無窮之毀伯夷死名盜跖死利雖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惡固不可為善亦不必為為則有心矣但需緣督以為經督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感於物也一出乎性之自然形諸外者即此中也率性之謂道緣督為經之義也奇經八脉中脉為督林氏虛齋口義云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危可畏於危殆之中又用心思算自以為知終於危殆而已為善無近名至可以盡年數句正是養生家之學莊子所自用者若以為善又無近名之事可攝若以為惡又

無近刑之事可攝此即駢拇篇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強僻之行也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為常則可以保身全生養親盡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備身以俟之也

褚氏管見云內篇始於道遠遊盡性之學所以明道次以齊物論窮理之談所以應化又次以養生主至命之要所以備身也故首論無以有涯隨無涯則生任其自生而無天閼之患知復乎無知而歸混冥之極切身之害既除何危殆之有信能如是則因天下之善而善之因天下之惡而惡之雖為非為也又何有近名近刑之累哉夫人之處身應世有當為之善惡至若聖賢任天下之重紀綱世道扶持生靈於善惡尤有不得不為者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戒以天下之愛惡行天下之賞罰若天地之運行春夏生成而不以為恩秋冬肅殺而不以為怨蓋天地無心寒暑

自運物自生成物自肅殺時當然耳思
 怨無與焉若弄之工牛中微而拙于藏
 譽近名之善也能如飄瓦之中人不怨
 斯無近刑矣按此二句即道德經建德
 若偷之義諸解或引善不積不足以成
 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為證則是為而
 近名刑也或引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
 不敢為淫僻之行則是不為而不近名
 刑也語雖相類義實不同今經意蓋謂
 世人所謂善惡私而有迹特見其小者
 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無吟為於無為
 豈淺識所能窺哉若四凶之惡而帝堯
 除之桀紂之惡而湯武放之少正卯之
 惡而夫子誅之則聖賢所謂善惡者可
 見矣夫為善惡而近名刑不為善惡而
 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為之而不近
 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為善惡而聖賢之
 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
 利害不能及而道德之所歸也督字刻
 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特善惡兩間

之中也苟於七情未發之時循之以為
 常道則虛靈靈通有無莫係吾與太極
 同一混成又惡知身之可保生之可全
 親之可養年之可盡哉郭氏以中樞督
 而不明所以後得虛齋引證切當蓋人
 身皆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復有
 壬脉為之配乃命本所係非精於養生
 罕能究此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
 見禮記深衣註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
 之所履膝之所踣者然絜然奏刀騞然莫不
 中肯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
 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
 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解牛之時所見
 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
 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
 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
 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
 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
 千牛矣而刀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

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快快乎其於遊
 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
 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
 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諒然已解如土委
 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
 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
 生焉

郭註自手之所觸至乃中經首之會言其
 因使施巧無不開解既適牛理又合音節
 直寄適於技所好非技也所見無非牛未
 見其理間未嘗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
 神遇不目視間與理會也官知止神欲行
 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也依乎天理不
 橫絕也有卻之處批之令離節解窾空就
 導今殊因其固然刀不妄加遊刃於空未
 嘗經察於微礙故十九年而刀若新發硎
 每至支錯聚結之處視止行遲動刀甚微
 諒然已解理解而無刀迹如聚土也逸豫
 自得拭刀而藏之刀以善用而全生亦以
 善養而全也

呂註物以有而礙道以虛而通人未聞道則所見無非物既聞道則所見無非道神過不自視喻聞道者能以心契而不以知知識也目官知止神欲自行依乎天理至大軀子是乃未嘗見全牛也天下無物非道而無適不通亦若是而已矣所見無非牛更刀傷生之譬十九年而刃若新發刃不以傷其生之譬也其為形也未始有物不乃似其節之有間乎其為生也未始有生不乃似其刃之無厚乎其於避刃快有餘地不乃似其體道而遊萬物之間乎。雖然毒至於族吾見其難為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怵然為戒視止行遂以至善刀而藏則慎終如始無敗事矣。疑獨註牛喻性命之理刀乃生之譬也順性命之理而無為則生不傷順牛體之理而不用力則刀不虧故手足履疾徐動止之間因其自然順其常理是以中於五音合於樂舞桑林湯樂經首堯樂會者合音與舞而言之庖丁自謂寄道之微妙於

技之粗末所好非技也始見無非牛以目視也久則無全牛以神遇也今一於神遇而不目視則筋骨之內皮膚之間固已冥會矣老子曰絕聖棄知官止之謂也易曰不疾而速神行之謂也依乎自然之理大御則批而離之。大窾則導而通之。凡此皆因其固然。豈復強為私巧哉。若然則肯綮微礙之處未嘗或經而沉軀戾大骨乎。良庖之與族庖雖歲月有遠近。更刀有遲速。其於傷刀一也。族言其衆良言其寡。則庖丁者言其獨。斯為神庖也。歟。以無厚入有間。所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刃也。族者骨肉結聚之處。見其難為。運刀須當戒慎。視止行遂。喻性命之精微。養之為尤難。提刀四顧。躊躇滿志。解牛至此。無復解矣。善刀而藏。則知至人以應為不得已。而復退藏於密也。詳道註目視者見物不見理。所見無非牛也。神遇者見理不見物。未嘗見全牛也。所見無非理。故以無厚入有間。而遊刃有餘。

地矣。養生之道。豈異此哉。處心以虛。而不以實。應物以順。而不以逆。於其易也。過之以適。無異若然而中。音於其難也。處之以慎。無異怵然而為戒。其成也。視復考祥。無異提刀而四顧。其終也。全而歸之。無異善刀而藏也。善解牛者。所解雖多。而刀不到。善應物者。所遇雖煩。而生不傷也。碧虛註。誠明則達。理技妙則中。節庖丁素學養生之道。假技以進耳。始則見牛不見理。後乃見理不見牛。以神過不目視。治內者。遺外也。官知止。神欲行。視聽不以耳目也。依乎天理。自然冥會。批卻導窾。遊刃於虛。未嘗經肯綮之礙。況大軀乎。是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刃也。動刀甚微。謀然已解。牛不知其死也。夫解牛者。觀其空卻之處。遊刃舞蹈。以全妙技。養生者。豈不能避患。深隱保形。不虧以全天真乎。李士表論云。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莊子所謂解牛者。離物實心。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亦

解於無解耳且以十九年則歷陰陽之數不為不久所解數千牛則應世故之變不為不多而刃若新發刃者蓋執速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一身已幻執為可奏之刀萬物皆妄執為可解之牛哉物我既忘能所斯泯故未嘗批而大卻自離未嘗導而大家自釋奏刀駘然而無應物之勞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其終也善刀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以道觀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視扶庖解者解其礙也以扶庖視庖丁礙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遺虛而已矣以是道而遊乎萬物之表彼且惡乎礙哉

趙註庖丁解牛進退周旋合乎音節牛之經絡皆會於首屠者剝刃於首正中其會則百骸立解所以發文惠君之歎丁又自言其技之精蓋進乎道至於難處未嘗不戒謹恐懼心為之休視為之戒行為之止動為之遲惟恐一毫之傷其刃所以十九

年者新發刃他人則歲月之間不缺則折此善養生者也

庸齋口義云奏刀進用其刀中音言合律呂桑林經音皆樂名未嘗見全牛言身身可解處一目而見也神遇猶言心會也官知止言耳目皆無所見聞而不言之神自行依牛身自然之腠理骨節空窅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其用力也未嘗經涉音聲之間而說大徹乎良庖扶庖歲月更刀之不同均不免於損今經十九年而刃若新發刃言其無損也以無厚之刀入有間之體遊刃於其間言無滯礙也喻世事皆有自然之理但順而行之我心泰然物亦不能傷也至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為順境或遇逆境之時多忙亂失措然正當委曲順以處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一似元無事時始為養生得力也

庖丁章敘述養生要旨最為親切故寫其動作進止之度以應夫行住坐卧之

間未始須史離也而畫筆之工曾不是過蓋天下事無小大有理存焉解牛而得其理則目無全牛刃有遊地養生而得其理則身有餘適事無廢功奏刀中音喻應物之當理釋刀而對喻忘生而得理也有心乎應物則所見無非牛體道而冥物未嘗見全牛也神遇不自視則依乎自然以虛為用而亦無所事乎知見矣十九年而刃若新發刃言與物無逆者生無所傷養神有道者久而不弊也然而每至於扶見其難為骨肉盤結曰扶以喻應酬世故事物繁劇之時當加戒謹以成厥功定而後能應也世人徒從事乎厚味侈服華居顯位聲色悅樂以為養養愈至而生愈失經所謂養形果不足以存生是已庖丁所好者道則所見無非道故事物之間恬無滯礙雖逆順迭出萬變叢挫卒有以善解之不帶遊塵之過前是何也蓋能養其生之主則玄德內充真機外應處已處

物無不適宜應已而復歸於無是謂善
刀而藏安有月更之弊哉真人慮後世
學養生者溺於沈寂無為無以酬酢世
故廢人事而道可立其為道也鮮矣故
寓道於技以立言而牛之解不解無庸
辯番考每至於族似指族庖見族庖之
難為故怵然為戒而終無難也李士表
論意亦同此怵然為戒已下趙氏點句
獨異說亦可通但末後刀甚微三字句
不圓耳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
也人之貌有與也以其知天也非人也澤
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
王不善也

郭註介者偏則之名知之所無奈何天也
犯其所知人也獨指偏則夫師一家之知
而不能兩全其足則知之所無奈何以右
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心神內困形骸外弊
矣豈直偏則而已哉兩足共行曰有與有

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有與為命則
知獨者非我也夫道適乎自得之場固養
生之妙處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言雉
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自放於晴曠之地忽
然不覺善之為善也

呂註右師蓋人貌而天者也介然獨立故
公文軒見而疑其非人天之所生是使獨也
言所得於性命之理本如此若夫與物接
而其貌有與者則人而已矣澤雉飲啄自
如心與天遊而適其性命之譬也不斲畜

○樊神王不善制乎人間而不得道遺之譬
也樊中之養雖至於神王非其所善不若
澤中飲啄之希而自得也
疑獨註天生斯人使之獨足而人之貌則
有與也言養生不在形骸要在神王而已

故澤雉自適雖飲啄至少而神不虧樊中
稻粟充足適所以累身而已夫養神在於
適性故古人一畝之宮簞食瓢飲以為至
樂正明此理
詳道註介者不與物通獨而無與右師盡

其所受乎天者如此而與人之貌有與者
異故公文軒曰云云雉之為物資養於澤
而憂高於樊其養於澤也神可謂王矣其
憂於樊中雖王不善也蓋處世而與物遊
者未嘗無所防離人而入於天者未嘗不

自適右師驚於人則神王而善可知矣雉
神王而不善則驚於人可知矣
碧虛註作善不免天也為惡近刑人也有
與猶相與今介獨者是准禍於天雖犯法
令蓋稟受愚昧亦非人也人之儀形全美

○相與而行固難企慕而忘已醜也久矣夫
不知世事感變之所起事至則感其所由
然惑則外物害之矣其害也知其所由然
則安之自爾而內無驚但所以免乎重傷
也

趙註右師矇也介相師者也人莫不有
目而我獨無是天使我獨非人所能為因
引雉以自解雉在澤中十步方一啄百步
方一飲不能忘機者以目有所見懼物之
害已也慮患如此豈料冥身樊籠為人所

言是兩目之明不足恃故曰神雖王不善也神寓於目精未發見謂之王言恃目防患而不得免不若無目者之一委於天也庸齋云右師已則之人為右師之官介獨也別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如此邪則則分明是人却曰天之生是使獨者言人之形貌皆兩足相並而行此則獨異便是天使非人也蓋謂世間有餘不足雖是人為皆由造物人處患難當安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言得食之難若受養籠中則飲啄皆足而為雉者不願蓋籠中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王而終不樂故曰不善也

介一音兀斷足也崔氏本作既據前諸解立說不同亦各有意義詳定從本音以偏則釋之為當有與說亦未明今擬以與訓類說之蓋右師之介雖舊於人亦其天分使之獨足而其貌則與人同類耳況稟形最靈復有以充其內豈可以外虧一足而自棄其全美哉是故一

安於命而歸之天和所當全者在乎德性德者與生俱生性則為生之主不離於斯二者是謂得其養矣形之殘死何加損焉欲人安於患難而順其性命之情則吾有尊足者存所養非形骸也故後文澤雉之喻以全性為樂畜樊為憂再詳經古謂澤雉飲啄雖艱而不願就養若受畜樊中則雖飲啄有餘而飛行失所形雖王不善也諸本多作神使其神王豈得謂之不善哉況受繫樊中無神王之理傳寫之誤失於訂正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七 達六

內篇養生主第二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適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郭註秦失見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然至人無情與衆既耳老者如哭其子少者如哭其母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致此甚愛也夫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適天者也馳騫於憂樂之境楚戮未加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來時自生適去理當死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